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的农村经济学

魏后凯^{1,2}

摘要：农村是城镇之外的其他一切地域，是承担乡村功能且具有自身独特性的地域综合体。农村经济本质上是一种区域经济，具有地域性、综合性、脆弱性和二重性特征；它是国民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水平和质量事关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全局。作为应用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农村经济学是从城乡融合的视角，以农村经济整体为研究对象，探讨农村经济活动、发展演变及其相互关系和规律的科学。自20世纪初以来，中国农村经济学发展经历了起步、停滞、形成和完善四个阶段，现已进入全面深化与转型的新时期，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的农村经济学势在必行。中国特色的农村经济学，既要深刻揭示农村经济的一般规律和共性特征，又要从中国国情农情出发，突出中国特色，系统阐述中国特色的农村经济理论、发展道路、治理模式和政策体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的农村经济学，核心是构建中国特色的农村经济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关键词：农村经济 中国特色 农村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69.9 **文献标识码：**A

一、农村的界定和农村经济的基本特征

农村亦称乡村，是与城市相对应的概念，是承担乡村功能且具有自身独特性的地域综合体。农村与乡村这两个概念尽管在用法上有所差别，但其本质内涵是一致的，二者均与城市（镇）概念相对应。例如，在统计城乡人口时，通常把总人口分为城镇人口和乡村人口；在统计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时，则将全体居民划分为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这里所指的农村和乡村在本质上是同一概念。在深入探讨中国特色的农村经济学之前，有必要首先阐述各国的城乡划分，并对农村概念作出界定，全面把握农村经济的内涵和特征。

（一）城乡划分和农村的界定

城市与乡村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地域综合体，二者在功能定位、人口分布、产业活动、聚落形态和文化特色等方面均具有明显的差异。城市是人口和非农产业聚集并达到一定规模的地域空间形态，它是各种要素和非农产业活动的集聚地，也是人类交流和市场交易的中心。乡村则是城市或城镇之外的其他一切地域，通常人口分布较为分散，且以农业及相关产业活动为主体。人口集聚规模小、密度低，接近自然是乡村的基本特征。正因为如此，有学者将乡村界定为“人类聚落和基础设施只占据景观的

一小部分，其中大部分由农田、牧场、森林、水体、山脉和沙漠占据的空间”（Ashley and Maxwell, 2001）。需要指出的是，过去不少学者认为乡村“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经济基础”（罗德菲尔德，1983），或“以农业经济为主”（宁志中，2019），“多数居民以农业为职业，农民占人口的多数”（杨勋，1986），但是，随着乡村农业就业比重的下降和非农产业的兴起，这种情况正在逐步发生改变。

关于城乡的划分，目前国际上并没有统一的标准。总体上看，各国城乡划分的标准多种多样，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一是采取单一的人口规模指标。在统计城市人口时，瑞典、丹麦、冰岛的门槛最低，仅要求居民点人口为200人及以上；新西兰的门槛为1000人及以上；爱尔兰的门槛为1500人及以上；法国、挪威、葡萄牙、阿根廷、埃塞俄比亚的门槛为2000人及以上；墨西哥、委内瑞拉的门槛为2500人及以上；比利时、卡塔尔、加纳的门槛为5000人及以上；英国、意大利、西班牙、塞内加尔的门槛为1万人及以上。二是采取单一的人口密度指标。例如，在德国，当社区人口密度低于每平方千米150人时，则被视为乡村。三是采取人口规模和人口密度组合指标。在加拿大，当地居民达到1000人及以上，且每平方千米超过400人即被界定为“城市”；美国除了要求当地居民达到2500人及以上，还需要达到最低人口密度标准。四是采取多方面的综合指标，包括人口规模和人口密度、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和建筑密度、人口的就业构成等。例如，在印度，除市政府、大都市区政府、营地局、镇委员会的驻地外，其他地方需同时满足3个条件才被认为是“城市”，即居民在5000人及以上、至少75%的男性就业人口从事非农活动、每平方千米至少有400人（UN DESA, 2019）。各国按照以上标准，城市以外的其他地区即为乡村。需要指出的是，各国城乡划分标准相差悬殊，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城乡结构数据例如城乡人口分布等的国际可比性，基于不同国家数据得出的结论也不宜简单类推。

中国的城乡划分标准经历了多次变化。1955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城乡划分标准的规定》，明确将城镇和城镇型居民区以外的地区列为乡村，并采用市和县（旗）以上政府驻地、居民区常住人口规模和非农业人口比重来界定城镇^①。1999年，国家统计局制定了《关于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试行）》，将建制市的市区和建制镇的镇区划为城镇，而将城镇以外的其他地区划为乡村，市（镇）区的界定考虑市辖区人口密度、政府驻地及所辖街道办事处或居委会、实际建设等因素^②。2006年，国家统计局发布《关于统计上划分城乡的暂行规定》，将城区和镇区以外的其他区域划为乡村，城（镇）区的界定主要考虑街道办事处或镇所辖居民委员会、实际建设、特殊区域等因素^③。2008年，国务院批复国家统计局等部门制定的《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明确以居委会、村委会为划分对象，将实际建设作为城镇和乡村划分的依据，其中：城镇包括城区和镇区，乡村为城镇以外的其他区域。按照该规定，“城区是指在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区、市政府驻地的实际建设连接到的居民委员会和其他区域。镇区是指在城区以外的县人民政府驻地和其他镇，政府驻地的实际建设连接到的居民委员会和其他区域。

^①参见《国务院关于城乡划分标准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55年第20期，第988-989页。

^②参见《国家统计局关于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试行）》，<http://www.stats.gov.cn/sj/pcsj/rkpc/5rp/html/append7.htm>。

^③参见《国家统计局关于统计上划分城乡的暂行规定》，<https://www.pkulaw.com/chl/1a49f86ac8b81002bdfb.html?keyword=国家统计局关于统计上划分城乡的暂行规定%20&way=listView>。

与政府驻地的实际建设不连接，且常住人口在 3000 人以上的独立的工矿区、开发区、科研单位、大专院校等特殊区域及农场、林场的场部驻地视为镇区”^①。

由于研究视角和出发点不同，人们对乡村的界定具有较大差异。从狭义看，按照前述的城乡划分标准，乡村是指村庄所覆盖的广大地域。根据《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 2021》，2021 年，中国共有 48.1 万个行政村，236.1 万个自然村，村庄户籍人口为 7.72 亿人、常住人口为 6.46 亿人，分别占全国总人口的 54.7%和 45.8%。在空间上，城镇空间只占全部国土空间的一小部分，绝大部分国土空间均为乡村，包括农业空间和生态空间。《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 2021》显示：2021 年，中国 692 个城市建成区面积为 6.24 万平方千米，1482 个县城建成区面积为 2.10 万平方千米，1.91 万个建制镇建成区面积为 4.34 万平方千米，合计 12.68 万平方千米，仅占全国陆地国土空间的 1.3%左右。从广义看，乡村是指乡镇和村庄所覆盖的地域范围。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把乡村界定为“城市建成区以外具有自然、社会、经济特征和生产、生活、生态、文化等多重功能的地域综合体，包括乡镇和村庄等”^②；《现代地理学辞典》则把乡村界定为县城以下的广大地区（左大康，1990）。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在统计城乡卫生健康数据时，则把直辖市区和地级市辖区界定为城市，而把县及县级市界定为农村^③。显然，这种划分方法既不准确也不科学，与城乡人口和居民的划分具有较大差异。

因此，在研究农村经济和农村发展时，尤其是涉及相关统计数据时，需要明确农村抑或乡村的界定方法和地域范围。很明显，无论从广义还是从狭义理解，农村这一概念都是与城市概念相对应的，它是城市或城镇之外的其他地域，是具有自然、社会和经济特征，且承担生产、生活、生态、文化等多重功能的地域综合体。承担乡村功能是农村区别于城市的根本所在。其中，保障农产品和生态产品供给，是乡村的主体功能，也是其最基本的功能。除此之外，乡村还承担着提供服务产品和部分工业品的功能，以及居住、休闲、教育、文化、体育等多方面的功能，具有日益重要的多元价值。特别是，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和居民消费升级，乡村还正在成为城镇居民的重要休闲空间和城市“后花园”。

（二）农村经济的科学内涵和基本特征

农村经济是农村各种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总称，包括农村中农业、工业、服务业等所有经济部门以及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诸环节。作为国民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和质量事关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全局。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各国经济大都以农村经济为主体。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仍然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家，农村经济总量仍远超过城市。1949 年中国仅农业总产值就占社会总产值的 58.5%，1952 年全国就业人员中乡村就业人员所占比重高达 88.0%^④。此后，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农村产出和就业比重逐步下降，城市产出和就业比

^①参见《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http://www.stats.gov.cn/sj/tjbz/gjtjbz/202302/t20230213_1902742.html。

^②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http://www.npc.gov.cn/npc/c30834/202104/8777a961929c4757935ed2826ba967fd.shtml>。

^③资料来源：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022：《2022 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北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第 1 页。

^④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综合司，1990：《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历史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第 3 页、第 8 页。

重不断提升。在现代化进程中，这种城的比重上升、乡的比重下降以及城乡长期共生并存，均是客观规律^①。但应该看到，即使到2050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80%，届时仍有2.73亿人口常住在乡村（UN DESA, 2019）。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是一个拥有14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石，农村稳定是社会稳定的根本，乡村振兴是民族复兴的关键，农村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将始终占据重要地位，尽管其产出份额会越来越小。因此，农村经济的重要性，不能单纯以经济总量规模及其比重指标来进行度量和评判。

农村经济本质上是一种区域经济，它具有地域性、综合性、脆弱性和二重性特征。

一是地域性。农村地域广阔，村庄类型众多，各地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特点千差万别，农村经济发展模式丰富多样，呈现明显的地域特色。近些年来兴起的“一镇一业”“一村一品”和专业村镇，例如依托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形成的特色种植村、文化旅游村、商贸村、电商村、林业村、牧村和渔村等，都是地域特色的集中体现。农村经济发展要突出地域特色，因地制宜，发挥优势。

二是综合性。农业具有多重功能，农村具有多元价值，农村产业除了农林牧渔业以外，还涉及农产品加工、文化教育、旅游康养、电商物流、生活服务等诸多产业，受到自然、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农村经济涵盖县域、乡镇、村域等不同层次，是一个行业繁多、层次丰富、主体多元、因素复杂的大系统，具有较强的综合性。农村产业的多样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

三是脆弱性。“经济脆弱性”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的一个概念，是指“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因遭受未预料到的事件冲击而引起的损害所具有的承受能力”（Guillaumont, 1999）。农业生产周期长，抗冲击或风险能力差，产出增长波动大，具有明显的弱质性。正是农业的弱质性，再加上农村居住和产业布局分散，限制了农村经济活动的规模效益发挥，降低了农村抗冲击或风险能力，使农村经济呈现明显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农民收入需要更多依靠政府补贴。例如，在德国，欧盟和德国各级政府补贴占农民年均收入的71.4%，其中，仅德国各项补助费用就占农业生产成本的70%左右（李晓俐和陈阳，2010）。

四是二重性。在广大发展中国家，随着农村经济转型的加速，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传统乡村经济与现代乡村经济交融并存，农村经济呈现明显的二重性。在中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广大小农户并存，就是这种二重性的集中体现。从发展趋势看，小农生产尽管地位会逐步下降，但将会长期存在。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推动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强化对小农户的现代化改造，将有利于突破这种二重性。

二、农村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主要内容

任何一门独立的学科，都具有其特有的排他性的研究对象，这种排他性的研究对象是该学科区别于其他学科的重要标志，也是奠定该学科研究领域和研究内容的基础。农村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自然也具有自身特有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

^①习近平，2022：《论“三农”工作》，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第275-276页。

（一）农村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农村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尽管阿瑟·杨格在他的著作《农民给英国人民的信》中就使用了“Rural Economics”这一概念^①（Young, 1768），但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农村经济学在国外大约形成于20世纪初期。1908年，美国成立“乡村生活委员会”，组织开展大规模调查和听证会，并针对乡村问题提出改进建议，由此拉开了美国乡村生活运动的序幕，许多学者都加入相关研究行列，各高校也逐渐将“农村经济学”课程纳入教学计划。1911年，Carver（1911）的《农村经济学原理》出版，这是最早以农村经济学命名的英文学术专著，标志着国外农村经济学的形成。在中国，农村经济学则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农村经济问题具有自身的特殊性，且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演进而不断发生变化，加上各个学者的学科背景和研究视角不同，学术界对农村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并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是探究农村经济规律的观点。这种观点把农村经济看成是一个整体，认为农村经济学是探讨农村经济规律的科学，但受历史条件局限和研究视角差异的影响，不同学者对这种规律的认识和表述具有较大差异。例如：有的学者认为农村经济学以农村经济整体为客观对象，研究农村经济整体运动规律以及这些规律的具体运用（陈可文，1982，1984）；有的学者认为农村经济学以农村经济系统为研究对象，其任务是揭示农村经济系统形成和发展的客观规律（陈湘柯，1985）；还有的学者认为农村经济学以农村经济总体为研究对象，整体地、综合地、系统地从根本上揭示农村经济产生、发展及其运动规律（史维国，1988）；也有学者认为，农村经济学是研究农村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和农村全面发展的规律及其运用的科学（白益进，1982）。农村经济不同于城市经济，它具有自身的规律性。深入研究并揭示这种规律性将是农村经济学的重要任务之一，但并非其全部任务。

二是探讨农村经济关系和规律的观点。这是对前一种观点的修正和补充，即在农村经济规律的基础上加上农村经济关系，认为农村经济学是研究农村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规律的科学。《社会科学学科辞典》和《经济科学学科辞典》均采用了这一定义。还有学者认为，农村经济学以整个农村为研究对象，是研究农村中各部门各地区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的科学（王凤林，1987）。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农村经济学是一门专门研究农村中人们在生产中相互间关系和农业生产力诸要素组合方式的内在联系以及运动发展规律性的经济科学（严瑞珍，1994）。显然，将农村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仅局限于生产环节和农业领域过于狭窄，不符合当今农村经济发展的现实。

三是“三农”视角的观点。在国外，早期农村经济学多被看成是农场经济学，不仅包括与农业有关的经济学内容，还包括农场管理；它不仅从社会的角度看待农民的问题，还从个人的角度看待农民的问题（Ise, 1920）。直到20世纪40年代，国外学术界仍大多认为农村经济学和农场经济学是同一概念（Fox, 1962）。在中国，一些学者则从“三农”的视角来界定农村经济学。例如，有学者把农村经济学置于应用经济学之下，并把农业、农村、农民作为农村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认为其主要研究方

^①Young（1768）在该书的副标题中就使用了Rural Economics这一概念，在英语中E多用在一些从拉丁语中借来的外来词，但现在多数人不再使用，采用e或oe替代。

向包括农业经济学、农村发展经济学、农户经济学（罗必良和欧百钢，2007）。这实际上是把农村经济学等同于研究“三农”问题的经济学。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中国现代化战略全局的重大问题，也是一个涉及从事行业、居住地域和主体身份三位一体的问题。尽管这三个问题相互影响并交织在一起，需要一体化地进行统筹考虑和综合研究，但因研究对象和侧重点的不同，它们属于不同学科。

四是研究问题罗列的观点。作为一门应用经济学科，农村经济学研究需要从问题出发，着手解决实际问题。正因为如此，早期一些学者常把农村经济学看成是研究农村经济问题的科学，但由于研究领域和研究视角的不同，各个学者对农村经济问题的理解具有较大差异。例如：有的学者把农村经济学看成是研究农村这一特定经济体经济问题的科学（琚玲，1982）；维基百科则把农村经济学看成是研究农村经济的科学，并列举了一系列农村经济研究问题^①。很明显，简单罗列研究问题并无益于明确其研究对象，而且随着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大，这种问题罗列的方法越发难以适应学科发展的需要。

五是其他视角的观点。还有学者从其他视角来界定农村经济学。例如：有的学者认为，农村经济学应以农村地区的社会生产力为研究对象（陈湘舸，1985）；有的学者则把农村经济学看成是农村各门经济学科，例如农业经济学、林业经济学、农村工业经济学、农村商业经济学、农业生态经济学、农村人口经济学等的综合科学（杨大远，1985）；还有学者对农村经济学与农业经济学不加区分，认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学是经济学科的一个分支，是专门研究农业领域中的各种经济问题的部门经济学”（丁长发，2006），这种理解显然是不准确的。

总体上看，国外学术界对农村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讨论主要是在 20 世纪上半叶，国内学术界的争论主要是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进入 21 世纪以来，尽管中国农村经济获得了迅猛发展，有关农村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也大量涌现，但是，学术界对农村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并未形成共识。综合现有研究成果，并考虑农村经济发展趋势和新情况，笔者认为，农村经济学是应用经济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它是从城乡融合的视角，以农村经济整体为研究对象，探讨农村经济活动、发展演变及其相互关系和规律的科学。作为区域经济学的重要分支，农村经济学同样具有综合性、地域性、应用性三个基本特征。需要指出的是，城乡融合视角是开展农村经济研究、探寻农村经济规律的基础和前提。当然，也不能以城乡融合或城乡不可分割为由来否定农村经济学存在的必要性，正如不能否定城市经济学的存在一样。

（二）农村经济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这里重点讨论农村经济学与农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关系。

1. 与农业经济学的关系。农村经济学与农业经济学的关系是农村经济与农业经济的关系在学科上的反映（陈可文，1982）。农业经济是一种产业部门经济，除传统的农业生产外，农业科研、教育、销售等活动并非局限于农村，近年来兴起的城市农业则将农业生产活动拓展到城市；而农村经济则是包括农业在内的农村各种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总和，它是区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经济学与农业经济学都属于应用经济学，但二者研究客体和研究对象不同，分属于不同的学科分支：农业经济学以农业为研究客体，重点考察农业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它属于产业经济学的范畴；而农村经济学

^①资料来源：维基百科，https://en.wikipedia.org/wiki/Rural_economics。

以农村为研究客体，重点探究农村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它属于区域经济学的范畴。前者是按产业来进行研究，后者则是按地域来进行研究。因此，农村经济学与农业经济学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二者相互交叉、互为补充。既不能以农业经济学替代农村经济学，也不能以农村经济学替代农业经济学。

随着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学术界对农村经济学与农业经济学关系的认识也在逐步深化。工业化以来，随着工业脱离农业向城镇集中，农村手工业因城市工业发展而陷入衰落，导致农村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向城市提供农产品和工业原料；农村经济主要是单一的农业经济，居住在农村的居民以从事农业为主。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常把农村经济和农业经济混淆甚至等同起来，学术界也存在用农业经济学取代农村经济学的倾向。然而，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村产业出现多样化的趋势，农村居民也并非只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这种变化促使农村经济学逐步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正是由于这种变化，一些学者尝试把农业经济学和农村经济学整合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学或农业农村经济学，并出版了相应的教材和专著。例如，丁长发在 2006 年编著出版《农业和农村经济学》，焦必方在 2009 年主编出版《农村和农业经济学》，沈琼等在 2021 年编著出版《农业农村经济学》。这种做法虽然可以节省时间和资源，使学生能够同时掌握两门学科的知识，但实际上否定了农村经济学的独立性，并产生了农业农村经济学究竟属于经济学哪个分支学科的难题。事实上，农业农村经济学并不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分支学科，它只是农业经济学和农村经济学的混合体而已。

2.与区域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关系。学术界一般认为，区域经济学是运用经济学的观点，研究国内不同区域经济的发展变化、空间组织及其相互关系的综合性应用科学（魏后凯，2011）。区域经济发展、区际经济关系、区域政策与治理是区域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从城乡划分看，区域经济学可分为城市经济学、农村经济学和城乡关系学。目前，区域经济学研究存在“重城轻乡”的倾向，学者们更多把精力放在城市经济学研究方面，而对农村经济学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大量农村经济学研究仍散见在农业经济学、农林经济管理、发展经济学等相关学科中。当然，在城乡融合和一体化的背景下，城市与乡村是一个相互依存、相互融合、互促共荣的有机整体，绝不能把农村经济与城市经济完全割裂开来，农村经济学研究是与城市经济学、城乡关系学研究紧密联系在一起。

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而言，农村经济发展是农村经济学最核心的内容。正因为如此，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者出版了一系列农村发展经济学教材和专著，主要有周志祥和范剑平在 1988 年、李卫武在 1989 年、唐启国在 1999 年、何忠伟在 2008 年编著或主编的《农村发展经济学》等。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迅速发展起来的一门综合性经济学分支学科，发展经济学虽然高度关注农业和农村发展问题，但其研究视角与农村经济学有所不同：发展经济学是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客体，在国家经济框架下探讨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问题；而农村经济学作为区域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关注的是一个国家内部的农村经济发展问题，更加重视其国情特征和地域差异性。因此，农村发展经济学属于发展经济学和农村经济学的交叉领域，既可看成是发展经济学的分支，也可看成是农村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把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看待，从国际比较角度探讨发展中国家的农村经济发展问题，属于发展经济学的范畴；如果聚焦一个国家内部的农村经济发展问题，则属于农村经济学的范畴。

（三）农村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内容

农村经济学在中国尽管起步较晚，但近年来发展迅速，学科建设任务繁重，发展前景广阔。根据国家战略需求和农村建设实践需要，农村经济学主要包括以下八个方面内容。

一是农村资源利用。农村资源包括农村自然资源和农村经济社会资源，例如农村土地资源、水资源、森林资源、草资源、能源资源、劳动力资源、文化资源、旅游资源等，它们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禀赋条件。农村资源禀赋的类型、丰裕度、组合和质量决定了农村产业发展的方向和竞争力。在资源分类和评估的基础上，合理开发、利用、保护和改善农村资源，探究农村资源开发与利用特征、规律和路径，是农村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之一。在农村各种资源中，土地不仅是农业生产的基本生产资料和生产要素，也是农村经济活动和居民生活的空间载体，农村土地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已经成为农村资源利用研究的核心领域。

二是农村经济发展。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农村经济最为核心的问题依然是经济发展问题。农村经济发展不仅包括农村经济总量的扩张和规模增长，还涉及农村经济结构改善和质量提升，尤其是农村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因此，农村经济发展的过程也是农村经济总量不断扩大和结构不断升级的连续过程。由于城乡功能定位不同，农村经济发展演变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和规律性，它受到多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地理位置、资源禀赋、人力资本、历史文化、科技创新、制度安排、政府政策和企业家精神等都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些因素常常相互作用，并交织在一起对农村经济发展产生交互影响。很明显，农村经济发展需要政府支持和外力推动，但更重要的是，要激发农村经济的内生活力，增强其内生动力。同时，还要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提高农民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参与性。

三是农村经济组织。现代农村经济需要采取相应的组织形式，组织化是农村经济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广义地讲，农村经济组织就是农村地区各类经济组织的集合。无论是作为农业生产经营基本单元的普通农户和家庭农场，还是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经济组织、农业企业以及其他社会化服务组织和农民中介组织等，都是农村经济组织的主要形式。这些组织尽管在农村经济活动中所承担的角色和定位不同，各自的优劣势、适应性和发展空间也不尽相同，但都是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可以说，农村经济组织形式的多元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充分发挥各类农村经济组织的积极作用，不断推进农村经济组织理论和实践创新，探索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以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和新型农村经济组织形式，将是中国农村经济学研究面临的重要任务。

四是农民生活与福祉。从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出发，农村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不断改进和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和福祉水平，实现农民生活富裕和现代化。农民生活水平与其收入和消费水平密切相关，是农民物质生活条件和精神生活条件的总体状态。农民生活和福祉水平的改善程度，是衡量农村经济发展成效的关键指标。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农村经济学越来越注重农民生活与福祉研究，其核心领域包括农民福祉的度量、农民收入与消费、农村反贫困、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等，尤其是农村反贫困问题已成为近年来的研究热点。

五是农村可持续发展。农村的基本功能除了提供粮食和重要农产品，还提供生态屏障和生态产品。因此，对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的经济学研究一直是农村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共同研究领域。特别

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可持续发展研究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农村可持续发展问题成为农村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农村可持续发展评估、农村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农村减排固碳和绿色发展、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等。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的必然选择。在新发展阶段，全面加强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加快农村经济绿色低碳转型，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不断提升农村可持续发展能力，是全面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需要，也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和农村现代化的要求。

六是城乡与区际关系。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是当今中国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这种发展不平衡集中体现为城乡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发展不充分集中体现为农村发展的不充分。因此，研究农村经济需要处理好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同农村地区之间的关系，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和全域共富。当前，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正在重塑城乡发展格局，推动城乡关系由二元分割向融合共富方向转变（魏后凯等，2021）。城乡与区际关系中涉及的农村经济相关问题，例如农村劳动力转移、城乡收入差距、新型城乡关系、城乡融合发展、农村地区发展差距、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欠发达地区农村经济发展等，也都是农村经济学需要研究探讨的重要内容。

七是农村财政与金融。财政与金融是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由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处于基础地位，加上农业的弱质性和农村经济的脆弱性，各国政府普遍对农村经济发展实行支持政策。在这种支持政策体系中，充分发挥财政与金融的协同作用十分重要。除了政府的财政和金融支持政策，在中国包括中央、省、市、县和乡镇五级的财政体系中，通常也把县乡财政统称为农村财政，而将农村范畴的金融活动总称为农村金融——不仅涵盖所有农村经济主体的资金融通行为，也包括涉农金融组织的资金运作活动^①。显然，在现代农村经济发展中，需要加大财政与金融的支持力度，不断完善农村财政体制和金融服务体系，创新农村投融资模式，这些都是农村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八是农村经济政策与治理。相对于城市而言，农村发展水平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滞后，治理能力较弱，更加需要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和高度重视。科学制定农村经济发展战略和规划，明确农村经济发展的目标和任务，不断完善农村支持政策体系，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和水平，均是中国农村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领域。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农村经济发展战略与规划、农村经济政策、乡村建设与治理等已经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点。

三、中国农村经济学的发展历程

中国农村经济研究尽管有较早的历史渊源，但农村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并得到快速发展却是改革开放后的事情。总体上看，中国农村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大体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

（一）起步阶段（20世纪20年代至1948年）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日益走向衰败，学术界称之为“乡村危机”，农村贫弱问题成为当

^①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出版了一系列农村金融学教材和学术专著，各种版本多达数十种，较有代表性的有王曙光在2015年、董晓琳和张龙耀在2017年、蒋远胜在2021年主编或编著的《农村金融学》等。农村金融学目前已经成为农村经济学中名副其实的重要分支学科。

时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这种农村衰败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封建制度的摧残、清朝后期以后中央政府转向工商崇拜以及现代工业的冲击、自然灾害频发、连年战乱、世界经济危机影响等多方面因素相互叠加、综合作用的结果。丁达 1930 年在《中国农村经济的崩溃》一书中，阐述了帝国主义、中国封建制度和地主阶级对中国农村经济的摧残以及农村经济崩溃的状况。

为改变中国乡村贫穷落后的状况，一批知识精英开始关注乡村建设实践，开展农村经济调查研究。从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中国掀起了一场由知识精英倡导的乡村建设运动，主要是通过乡村重建试图对旧有的农村政治、农业经济和农民素质进行具有一定现代化性质的改造（虞和平，2006）。其中，影响较大的是梁漱溟在山东省邹平县（现邹平市）的乡村建设实验和晏阳初在河北省定县（现定州市）的平民教育运动。1937 年，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一书中阐述了乡村建设必须依靠教育手段，通过社会组织的重建和现代科学生产与生活知识的灌输，来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促进农业经济的复苏与振兴，主张通过复兴农村、振兴农业来促进工业。乡村建设的探索实践在 20 世纪 30 年代达到高峰，当时乡村建设在山东省、山西省、河北省、河南省、江苏省、湖北省、湖南省、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云南省、四川省等 19 个省份几十个县的成千个乡与村展开（刘重来，2006）。此后，由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一系列社会巨变，乡村建设运动未能持续下去，相关理论探索也处于停滞状态。

通过实证方法研究中国农村经济成为当时中国农村经济学的主流，并基本形成了两种主要研究路径。美国学者 Riskin（1975）将其分别称为“技术学派”“分配学派”。“技术学派”以卜凯等为代表，侧重于对生产力因素的分析。一些外国经济学家和留学归国学者采用西方农业经济学的观点和方法，开展农村经济调查，考察中国农村生活，研究中国农村经济问题。从 1922 年开始，南京金陵大学卜凯指导学生利用暑假返乡做农家经济调查，历时 6 年完成了对中国 7 个省 17 个地区共计 2866 个农家经济状况的调查。20 世纪 30 年代，卜凯相继出版了《中国农家经济》《中国土地利用》，他把中国近代农业经济问题归结为广义技术上的“落后”，主张通过改善农业经营方式和提高农业生产技术水平来解决这一问题（陈意新，2001）。一些留学归国学者还大力倡导西方合作主义，主张通过合作运动来解决农村问题乃至整个社会的问题，代表性人物主要有薛仙舟、寿勉成、王世颖等。

“分配学派”以陈翰笙等为代表，更加侧重于对生产关系因素的分析。1929 年初，陈翰笙受蔡元培的委托，入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随后他组织开展了对保定、无锡、广东以及三江流域（珠江、长江、黄河）等一系列大规模的农村调查，掌握了真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1933 年，陈翰笙、薛暮桥、钱俊瑞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创办了《中国农村》杂志，1936 年这一研究会的会员达到 500 多人（沈琼，2019）。研究会的主要工作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进行农村经济调查，观察认识农村社会各种生产关系。其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后来编辑出版的《〈中国农村〉论文选》《解放前的中国农村》（包括第一辑、第二辑和第三辑）中。薛暮桥在 1937 年出版《中国农村经济常识》（后在 1980 年改名为《旧中国的农村经济》）阐述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农村经济的基本状况。

在这一阶段，乡村建设运动实践和农村经济调查研究，有助于了解中国农村经济状况，开启了改变农村贫弱局面的探索之旅。虽然一些学者提出了许多理论观点，但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也没有明确提出农村经济学的概念。因此，可以把这一阶段看成是中国农村经济学的起步阶段。

（二）停滞阶段（1949—1977年）

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农村经济调查研究的热闹纷繁相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近30年国内农村经济研究则要冷清得多（郑清坡，201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从经济体制到高等教育，均移植苏联模式。1952年，全国进行了高校院系大调整，组建了一批专业性高等院校。中国的农业经济教育也随之转入各地新组建的农业大学（张俊飏和颜廷武，2019）。1953年，教育部颁布了主要参考苏联的农业经济学教育计划。一些大学相继设立农业经济系，开展农业经济学专业招生。这一时期，西方农村经济学获得了快速发展，而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主要依附在农业经济学和其他相关学科研究中。

20世纪50年代初期，国内对农村经济的理论探讨主要集中在土地改革、农村合作经济和农民负担等问题上。为实现农民“耕者有其田”，中央人民政府于1950年6月30日公布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随后开始在全国开展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学术界就土地改革问题进行了研究。1953年，中共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就是农业的合作化。这期间，针对党内社会主义改造是先机械化还是先合作化、是先供销合作还是先生产合作的路线争鸣，学术界展开了深入讨论（魏后凯，2019）。此外，为配合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有关部门和地方还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农村经济和农民负担调查。

此后，随着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和人民公社制度的相继建立，中国形成了以行政手段直接管理农业要素配置、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与农产品分配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在这种制度安排下，农民的主体地位被忽视，农民的积极性受到挫伤，农村生产力被禁锢，农村经济缺乏活力。当时学术界对农村经济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农业经济领域，例如农业的基础地位、农轻重关系、农业计划管理、农业现代化等，同时对人民公社制度、集体经济、社队企业等也展开了讨论。“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停止了农业经济学专业的招生，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也处于停滞状态。

（三）形成阶段（1978—2002年）

1978年以来，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直到2002年，中国农村改革都主要集中在农村内部，以放活还权和减弱控制为重心，在建立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基础上，推进各领域的市场化改革。这种市场化改革极大程度地调动了农民积极性，激发了农村经济活力（魏后凯等，2019）。随着乡镇企业和非农产业的发展，农村经济已不再是单一的农业经济，日益呈现多样化的趋势。这些因素相互交织在一起，有力推动了农村经济的蓬勃发展，也加快了农村经济学的形成和兴起。

面对旺盛的国家战略需求和丰富的农村建设实践，国内学术界坚持问题导向，不断拓宽农村经济研究领域，各类研究成果大量涌现。在这一阶段，学术界重点围绕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形成和完善来研究，对家庭承包经营、双层经营体制、农村土地流转、农业产业化、农村集体经济等展开了深入讨论；围绕国家发展战略转轨，加强了农业现代化、农村现代化、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农村发展战略、农村发展道路、农村经济政策等方面的研究；针对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就农村劳动力转移、乡

镇企业发展与产权制度改革、农村工业化与城镇化等进行了探讨；针对各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加强了农产品价格及其形成机制、农产品流通体制、农村信用社和供销社改革、农村金融改革等方面的研究。此外，这期间学术界还加强了对村民自治、农民增收、农民负担、农村消费、农村贫困、农村可持续发展、城郊经济、城乡关系等领域的研究。

在新的形势下，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掀起了建立农村经济学的讨论热潮。陈可文（1981）最早提出应建立一门新的经济学——农村经济学。随后，学术界就农村经济学的概念、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任务以及建立农村经济学的必要性展开了深入讨论，组织编写和出版了一批农村经济学教材和学术专著。其中，石丹林、徐唐龄在1987年分别主编的《农村经济学》，是国内最早以农村经济学命名的教材和学术专著。全国十三所综合性大学《中国农村经济学》编写组在1986年还组织编写了《中国农村经济学》教材，王贵宸主编的《中国农村经济学》也在1988年出版。此后，有关农村经济学和中国农村经济学的著作不断涌现，一些大学相继开设了农村经济学课程。

国务院于1982年成立中国农村发展研究中心^①、1986年设立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②，中国社会科学院于1985年将农业经济研究所更名为农村发展研究所，1998年3月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决定设立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这些机构在推动农村发展、农村扶贫开发和农村立法研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各大学和科研单位纷纷设立农村经济研究机构和平台，学术研究队伍不断壮大。1985年1月，《中国农村经济》杂志创刊发行。1998年，教育部颁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在管理学大类下设立农业经济管理类一级学科，包括农林经济管理和农村区域发展。1999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设立农业推广硕士学位（后更名为农业硕士），下设“农村与区域发展”研究方向。这些措施有力地推动了农村经济学的学科发展。

（四）完善阶段（2003年以来）

2003年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和城镇化的不断推进，中国农村经济发展进入了城乡融合的新阶段。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五个统筹”，并把统筹城乡发展放在首位；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又提出“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③；2017年，中共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要“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④。从统筹城乡发展到城乡一体化再到城乡融合发展，反映了中央政策的一脉相承以及传承与创新的有机统一。这期间，国家先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2004—2023年连续出台20个中央“一号文件”关注“三农”问题，制定实施了一系列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着眼点也从单纯的农村内部扩展到城乡关系层面，由此跳出了就“农村”论“农村”的传统思维框架。

^①1985年4月改称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1989年12月撤销。

^②1993年12月改为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2021年2月更名为国家乡村振兴局。

^③胡锦涛，2007：《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求是》第21期，第3-22页。

^④习近平，2017：《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日报》10月28日01版。

面对新的国家战略需求和学科建设需要,学术界围绕农村经济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开展多视角、多层次、多领域的深入研究,不断拓宽研究领域、改进研究方法,推进理论方法和知识创新。在这一阶段,围绕统筹安全与发展这一重点问题,学术界加强了国家粮食安全、农产品稳产保供、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农业农村绿色发展、农业支持保护政策等方面的研究;围绕国家发展战略的实施,学术界加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农村全面小康建设、乡村振兴战略、农业农村现代化、农村高质量发展、数字乡村发展等方面的研究;围绕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学术界加强了统筹城乡发展、城乡一体化、城乡融合发展、农村产业融合、城乡发展差距、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的研究;围绕农民权益和福祉问题,学术界加强了农民收入与消费、农村反贫困、农民工市民化、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等方面的研究;围绕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学术界加强了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农村普惠金融、供销社改革、乡村治理创新等方面的研究。

为适应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2018年国务院组建了农业农村部,其管理职能由农业领域拓展到农村领域,包括统筹推动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农村公共服务、农村文化、农村基础设施和乡村治理,牵头组织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等。有关部门、高校和科研单位建立了一批农村发展研究机构和平台。2012年,教育部和科技部实施了“高等学校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建设计划”,启动了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建设,前后两批共设立39所新农村发展研究院。2017年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后,各高校和科研单位又建立了一批乡村振兴研究院。2021年,经民政部批准,中国城郊经济研究会更名为中国农村发展学会。国家需求、研究机构和平台的增加有力推动了农村经济学的学科发展,有关农村经济方面的研究成果更是大量涌现。然而,目前农村经济学学科建设明显滞后,远不能适应乡村振兴和农村经济迅速发展的实践需要,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的农村经济学学科建设势在必行。

四、构建中国特色农村经济学的路径选择

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农村经济尽管其所占比重在逐步下降,但它在国民经济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基础性地位。当前,中国已经开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其目标是到21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核心是缩小“三大差距”,其重点难点均在农村。因此,立足国家战略需求和国情农情特点,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经济学不仅十分紧迫,而且意义重大。中国特色的农村经济学既要深刻揭示农村经济的一般规律和共性特征,又要从中国国情农情出发,突出中国特色,系统阐述中国特色的农村经济理论、发展道路、治理模式和政策体系。

从农村经济规律看,由于研究视角的不同和认识能力的限制,学术界目前对农村经济规律的认识并没有形成一致看法,有关农村经济规律的研究成果也较少。尽管有学者探讨了近代以来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规律,但主要是把农村经济规律等同于农村经济发展的原则或经验做法(黄茂兴和叶琪,2019;叶琪等,2021)。农村经济规律反映了农村经济现象之间的本质联系,是农村经济活动中出现的定律性、规律性的结果。一般情况下,人们常把农村经济演变的一般趋势看成是农村经济规律。例如,农村产业结构演变就具有自身的规律性,大体呈现由自给自足到单一农业再到产业多样化的趋势。早期

的农村经济是一种自给自足经济，除了农业生产，还有家庭手工业等。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工业生产活动开始向城市集聚，农村主要发展农业，产业结构单一，以致在 20 世纪 70 年代之前农村发展被看成是农业发展的同义词（Adisa, 2012）。到工业化和城镇化中后期，农村农业增加值和就业比重快速下降，而旅游休闲、农产品加工、新型服务业等迅速崛起，逐步取代农业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农村产业结构出现多样化趋势。目前，尽管发展中国家的农村经济仍然主要依靠农业，但在发达国家甚至发展中国家的较发达地区，农村经济已变得日益多样化，不再由单一的农业主导。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20 年高收入国家乡村人口比重为 18.0%，而农业就业人口比重平均仅 2.7%^①。这说明，在高收入国家，目前 80% 以上的农村人口并不直接从事农业。在城乡关系方面，除了前述的城升乡降和城乡长期共生并存规律，国内也有学者把城乡差距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呈现倒 U 型趋势看成是一种规律（余秀艳，2013）。

从中国特色看，中国农村经济学的繁荣发展离不开对中国国情农情特征的深刻把握。西方农村经济理论大多起源于欧美发达国家，且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为前提。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制度背景、发展阶段、历史文化和基本农情等方面都具有较大差异。在制度背景方面，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村民自治制度；农村土地除法律规定外均属于集体所有；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是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些都是中国特有或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很明显，国家制度背景不同，所呈现的农村经济现象以及对这种现象进行解释的理论框架和选择的发展道路自然就会不同。在发展阶段方面，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尽管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效，综合国力和经济实力显著增强，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位，但至今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按人口计算的人均水平指标较低，城乡区域发展差距较大。所处发展阶段不同，农村经济的基本特征、演变机理和发展路径就会有所差异。在历史文化方面，中国经历了长达数千年的农耕文明，在全国各地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传统农耕文化和农村民俗文化，这种历史文化积淀会对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产生持久的深刻影响，成为激励或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在基本农情方面，中国粮食等农产品国内需求量和消费量巨大，而适宜粮食等农产品种植的耕地资源和可利用水资源有限，农业生产经营以小规模家庭分散经营为主体形态，这一状况将会长期存在。因此，中国必须主要依靠自身力量来解决 14 亿多人口的吃饭问题，需要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为底线任务，在目前种粮比较效益较低的情况下，破解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与农民增收矛盾的难度也加大了。总之，由以上几方面综合体现的中国特色表明，发源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西方农村经济理论并非完全适用于中国，中国需要从自身实际出发，走中国特色的农村发展道路，探索中国特色的农村经济理论，构建中国特色的农村经济学。

中国特色的农村经济学是农村经济学的共性和个性的有机统一。前述的农村经济规律体现了各国农村经济演变的共性特征，代表了其普遍性趋势和共同特质，表明农村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必定

^①根据世界银行《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2020 年高收入国家男性的农业就业比重为 3.5%，女性的这一比重为 1.9%（农业就业比重为简单平均数）。资料来源：世界银行网站，<https://datatopics.worldbank.org/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具有能够体现其本质属性的共同特征；而中国特色体现了中国农村经济的个性特征，显示了中国农村经济学同时具有自身的特殊性。这种共性特征决定了农村经济学的基本性质，而个性特征则揭示了各国之间的差异性。构建中国特色的农村经济学，既要吸取西方农村经济学的合理成分，充分挖掘和阐述各国农村经济的共同特征，揭示其一般规律和本质属性，更要从自身国情农情出发，总结提炼中国特色的农村经济理论、发展道路和模式，全面体现农村经济学的中国特色，为繁荣发展世界农村经济学提供中国智慧和方案。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和致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40周年的贺信中，明确提出了“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①“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②的要求。在新发展阶段，应坚持问题意识和需求导向，以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为着力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的农村经济学。

一是加快农村经济学学科建设。任何一门成熟的学科都具有相对完善的学科体系或研究内容体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的农村经济学，首先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不断丰富学科研究内容，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催生新的分支学科，逐步完善农村经济学学科体系和研究内容体系。目前，学术界和有关部门对农村经济学的学科归属问题还没有形成一致意见。多数经济学者通常把农村经济学看成是区域经济学的重要分支，但是，这种归属定位并未得到普遍认同。例如，在《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第五版）》中，至今仍将农村经济结构与体制、农村经济改革等农村经济相关内容列入农业经济中；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分类则将农村经济学、城市经济学与区域经济学并列，分别作为应用经济学和理论经济学下的二级学科；在农林经济管理学科，各学校大多把农村经济相关内容作为其主要研究领域。同时，农村经济学各领域发展也存在不平衡的问题。比较而言，在农村经济发展、农村金融等领域，目前已经形成相对独立的分支学科，即农村发展经济学和农村金融学，而其他领域的分支学科建设则相对滞后。面对国家战略和各地实践的巨大需求，未来中国农村经济学学科建设任重道远，应整合相关学科的研究力量，明确农村经济学学科归属和定位，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和方法创新，抓好教材建设和人才培养，推动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经济学学科体系和研究内容体系。

二是完善农村经济学学术体系。学术体系是反映研究对象本质和规律的相关概念、理论、知识和方法的集合，是判别一门学科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目前，中国农村经济学尽管研究队伍庞大，但大多分散在各相关学科之中，且原创性理论较少，学术引领性不够，低水平重复研究严重，国内已发表的实证学术论文大多采用西方的概念、理论、模型来解释和阐述中国农村经济现象，发源于中国并得到国际学术界认可的系列概念表达和原创理论较少。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的农村经济学学术体系建设，既要借鉴西方农村经济学的理论方法，不断完善中国农村经济学中已有的概念、知识、理论和方法，更要立足中国的农村经济实践，加强学术争鸣和理论方法创新，提出一系列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新概念、新知识、新观点、新理论和新方法。当前，中国正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

^①习近平，2016：《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5月19日02版。

^②习近平，2017：《习近平致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40周年的贺信》，《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第4期，第5页。

各地蓬勃开展的农村经济实践，为中国特色农村经济学发展提供了丰沃的土壤和千载难逢的机遇。应该看到，相对于农业经济学，农村经济学同样是西方经济学的薄弱方面，且近年来呈现停滞不前的态势。在 20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初期，美国大学开设农村经济学课程的院系数量和课程数量都在减少（Hughes and Weber, 1995）。进入 21 世纪以来，尽管国外有关农村经济和农村发展的学术论著十分丰硕，但题名为《农村经济学》的英文教材、学术专著和论文并不多。面对中国农村经济的蓬勃发展态势，中国农村经济学有条件先行取得突破并实现赶超。应立足中国实际，着力加强对农村经济领域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例如农村资源合理配置、农村经济演变趋势和规律、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乡村产业融合发展、农村经济组织创新、农村经济政策与治理等）的系统研究，同时注重从中国现象和中国实践中提炼中国特有的概念和理论，鼓励学术传承和学派发展，推动形成中国特色的农村经济学理论体系、方法体系和自主知识体系，使中国农村经济学尽快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引领世界农村经济学理论创新和学科建设。

三是提升中国在世界的话语权。话语体系是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的具体呈现，一个国家的学科发展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决定了其国际话语权。由于学科体系仍在发育中、学术体系也不够完善，目前中国在世界农村经济学发展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还有待提升，与中国农村经济总量规模在世界上的地位极不相称。要提升中国农村经济学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关键是要在加强农村经济学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建设的基础上，全面推进中国农村经济学的话语体系建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农村经济改革和发展实践中，涌现了众多特有的农村经济现象，各地积极探索多元化的模式和做法，农村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尤其在农村反贫困方面的成效得到世界公认。这些经验和实践并没有较好得到系统的归纳和提炼，进而转变为中国原创的系列概念、理论和方法。为此，要聚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经济的丰富实践，讲好中国故事，加强经验总结、概念提炼和理论归纳，做好对中国现象和中国经验的理论阐释，推动形成一批源于中国的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理论，使中国农村经济的经验、模式和理论尽快走向世界。同时，要加强国际学术交流，推动跨国合作研究，搭建专业性国际学术平台，例如举办国际学术会议、组建国际学术组织、创办英文学术刊物等，加大中文学术成果翻译推介力度，多渠道提升中国在国际农村经济学术界的话语权。

参考文献

- 1.白益进, 1982: 《应该建立农村经济学》, 《中国经济问题》第3期, 第52-54页。
- 2.陈可文, 1981: 《应建立农村经济学》, 《农业经济问题》第6期, 第56页。
- 3.陈可文, 1982: 《试论农村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及其内容》, 《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4期, 第66-71页。
- 4.陈可文, 1984: 《要总揽经济全局, 就必须研究农村经济学——介绍一门新的经济学科》, 《农村经济》第2期, 第30-32页。
- 5.陈湘柯, 1985: 《论农村经济学的对象与内容》, 《湖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 第58-61页。
- 6.陈意新, 2001: 《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研究》, 《中国经济史研究》第1期, 第120-126页、第139页。
- 7.丁长发, 2006: 《农业和农村经济学》,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第13页。

- 8.黄茂兴、叶琪, 2019: 《新中国 70 年农村经济发展: 历史演变、发展规律与经验启示》,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 11 期, 第 3-21 页。
- 9.璁玲, 1982: 《关于农村经济学的研究》, 《经济问题》第 5 期, 第 32-34 页。
- 10.李晓俐、陈阳, 2010: 《德国农业、农村发展模式及对我国的启示》, 《农业展望》第 3 期, 第 50-53 页。
- 11.刘重来, 2006: 《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述略》, 《重庆社会科学》第 5 期, 第 74-80 页、第 85 页。
- 12.罗必良、欧百钢, 2007: 《农林经济管理学科: 分类解读与重新构造》, 《农业经济问题》第 1 期, 第 74-80 页、第 112 页。
- 13.罗德菲尔德, 1983: 《美国的农业与农村》, 安子平、陈淑华等译, 北京: 农业出版社, 第 312 页。
- 14.宁志中, 2019: 《中国乡村地理》,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第 30 页。
- 15.沈琼, 2019: 《中国农业农村经济学 70 年: 学科发展历程与前景展望》, 《经济研究参考》第 20 期, 第 120-126 页、第 139 页。
- 16.史维国, 1988: 《中国农村经济学》, 北京: 农业出版社, 第 8 页。
- 17.王凤林, 1987: 《关于〈中国农村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几个问题》, 《安徽省委党校学报》第 3 期, 第 18-23 页。
- 18.魏后凯, 2011: 《现代区域经济学》(修订版),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 第 15 页。
- 19.魏后凯, 2019: 《新中国农业农村发展研究 70 年》,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第 2-5 页。
- 20.魏后凯、谭秋成、罗万纯、卢宪英, 2019: 《中国农村发展 70 年》,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第 4-7 页。
- 21.魏后凯等, 2021: 《新型城镇化重塑城乡格局》,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第 2 页。
- 22.严瑞珍, 1994: 《中国农村经济学》,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第 12 页。
- 23.杨大远, 1985: 《关于建立“农村经济学”的思考》, 《云南社会科学》第 1 期, 第 76-80 页。
- 24.杨勋, 1986: 《农村发展与农村经济学的任务》, 《经济科学》第 4 期, 第 11-15 页。
- 25.叶琪、张宝英、白华, 2021: 《中国共产党百年农村经济发展: 实践探索、规律遵循与经验启示》, 《经济研究参考》第 22 期, 第 6-17 页。
- 26.余秀艳, 2013: 《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倒“U”型规律及其对中国的适用性分析》, 《社会科学家》第 10 期, 第 52-55 页。
- 27.虞和平, 2006: 《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的农村改造模式》, 《近代史研究》第 4 期, 第 95-110 页。
- 28.张俊飏、颜廷武, 2019: 《中国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 70 年: 回顾与展望》,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5 期, 第 1-11 页、第 164 页。
- 29.郑清坡, 2013: 《百年来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主线的回顾与反思》, 《保定学院学报》第 1 期, 第 54-60 页。
- 30.左大康, 1990: 《现代地理学辞典》, 北京: 商务印书馆, 第 698 页。
- 31.Adisa, R. S., 2012, *Rural Development-- Contemporary Issues and Practices*, London: University of London, 5.
- 32.Ashley, C., and S. Maxwell, 2001, "Rethinking Rural Development", *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 19(4): 395-425.
- 33.Carver, T. N., 1911, *Principles of Rural Economics*, Boston: Ginn & Co., 1-386.
- 34.Fox, K. A., 1962, "The Study of Interactions Between Agriculture and the Nonfarm Economy: Local, Regional, and National",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44(1): 1-34.

35. Guillaumont, P., 1999, "On the Economic Vulnerability of Low Income Countries", Working Paper from CERDI, No. 200016, https://www.um.edu.mt/library/oar/bitstream/123456789/61292/1/On_the_economic_vulnerability_of_low_income_countries.pdf
36. Hughes, D. W., and B. A. Weber, 1995, "The Teaching of Rural Economics in U.S. Departments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Some Impressions", *Journal of the Community Development Society*, 26(2): 206-223.
37. Ise, J., 1920, "What is Rural Economic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34(2): 300-312.
38. Riskin, C., 1975, "Surplus and Stagnation in Modern China", in Dwight Perkins (ed.) *China's Modern Econom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49-84.
39.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UN DESA), 2019, "World Urbanization Prospects" (the 2018 revision), <https://population.un.org/wup/Publications/>.
40. Young, A., 1768, *The Farmer's Letters to the People of England; Containing the Sentiments of a Practical Husbandman ... To Which are Added, Sylvie; or, Occasional Tracts on Husbandry and Rural Economics*, London: W. Nicoll.

(作者单位: ¹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²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
(责任编辑: 陈秋红)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Econom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EI Houkai

Abstract: Rural areas include all regions except cities and towns which are territorial complexes with unique characteristics and undertake the rural functions. In essence, rural economy is a kind of regional economy, which is regional, comprehensive, vulnerable, and dual. Rural economy is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whose level and quality of development are related to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overall success of modernization. As a branch of applied economics, rural economics is the science of taking rural area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discussing the economic activities,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within rural areas, as well as their interrelation and mutual regular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nomics in China has gone through four stages: start, stagnation, formation and perfection. Now it has entered a new period of comprehensive enhancement and transformation. Hence, it is imperative to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econom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Rural econom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hould not only profoundly reveal the general laws and common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economy, but also correspond with Chinese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agricultural conditions, highlight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systematically elaborate the rural economic theory, development path, governance mode, and policy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core of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econom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to build the subject system, academic system, and discourse system of rural econom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Rural Economy;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Rural Economics